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二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傳序

宋　葉夢得　撰

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當時諸侯而為天下與後世而作乎曰為魯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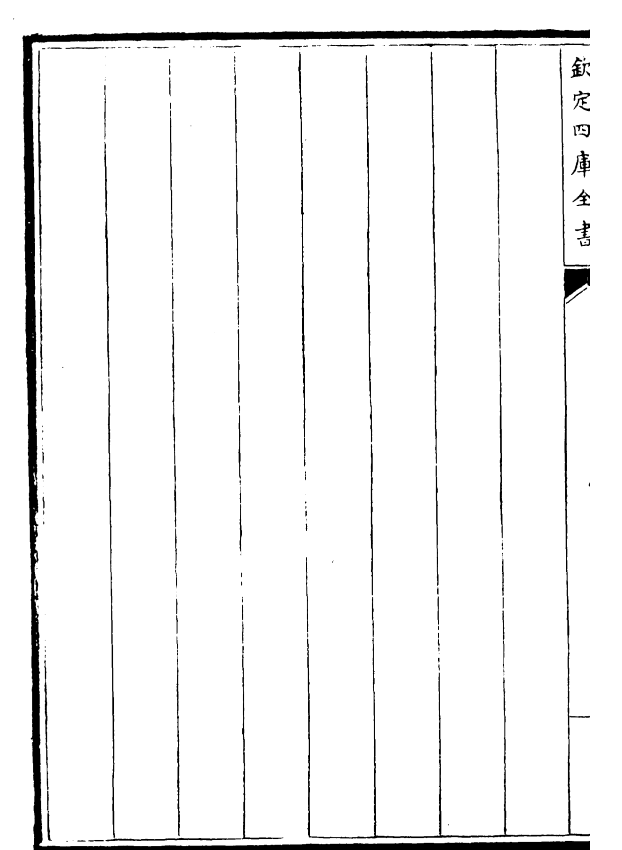
天下作歟為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雨雹雪霜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蝝蜚麋蜮鸜鵒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間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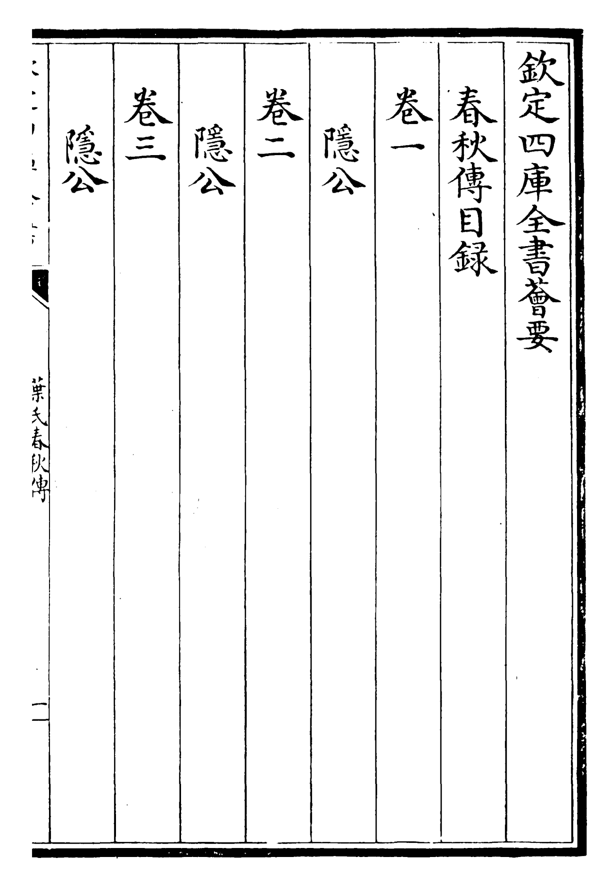
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為帝由是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於

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孔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

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者所可共覩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

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春秋傳目録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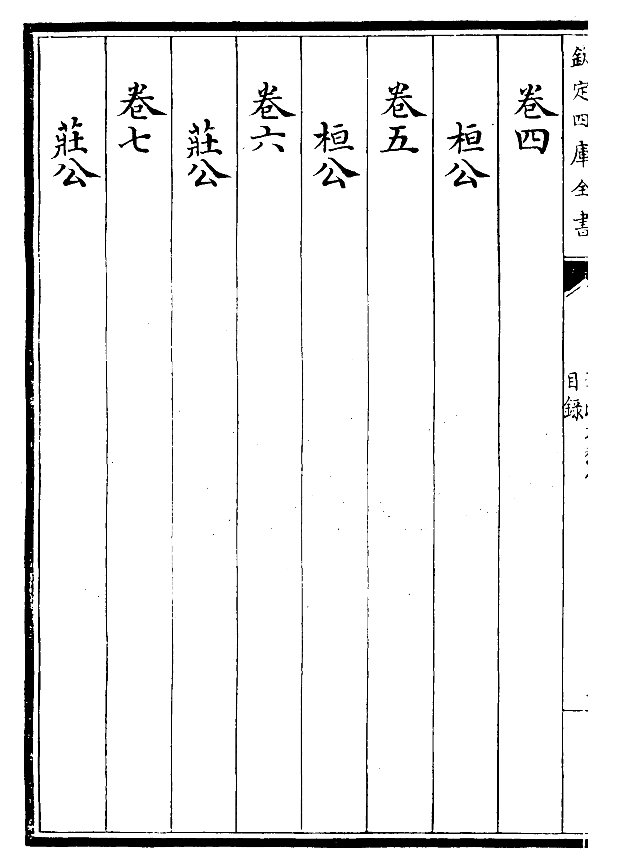
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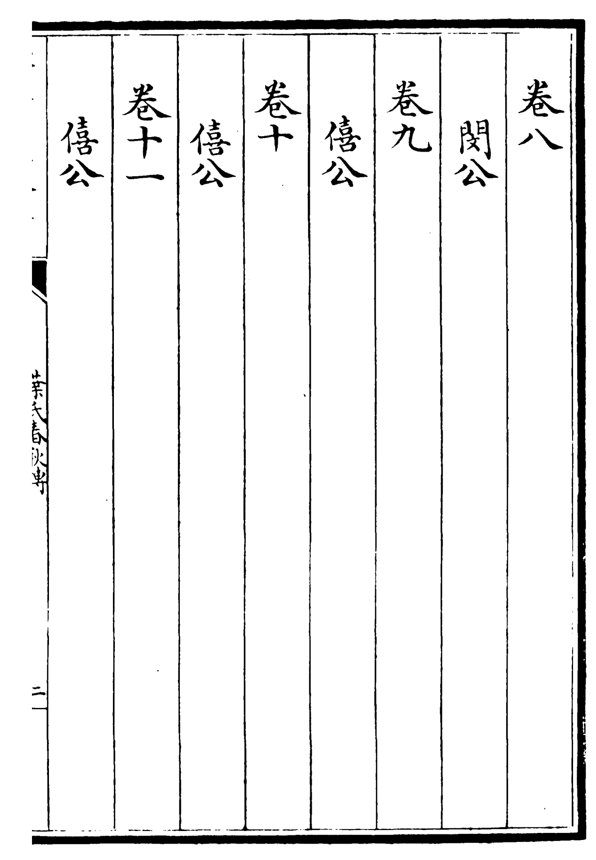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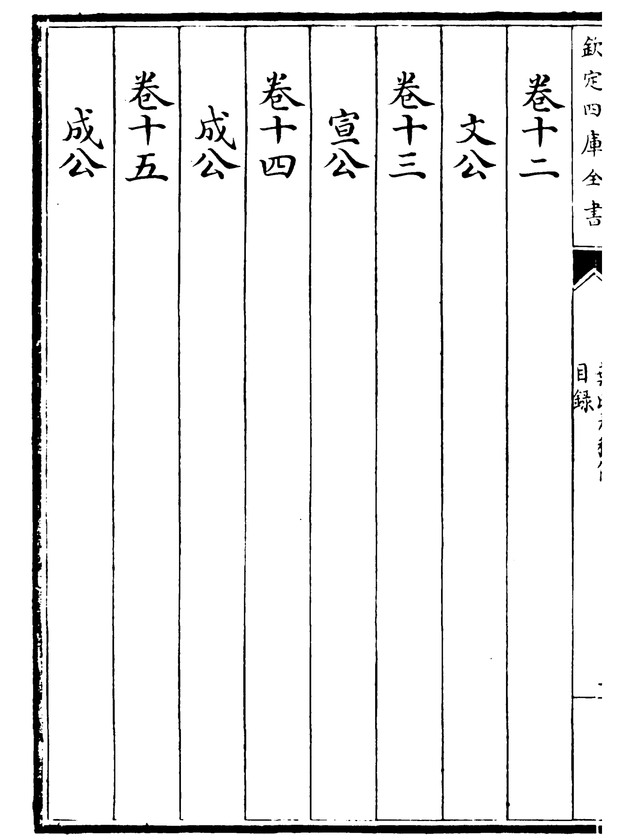
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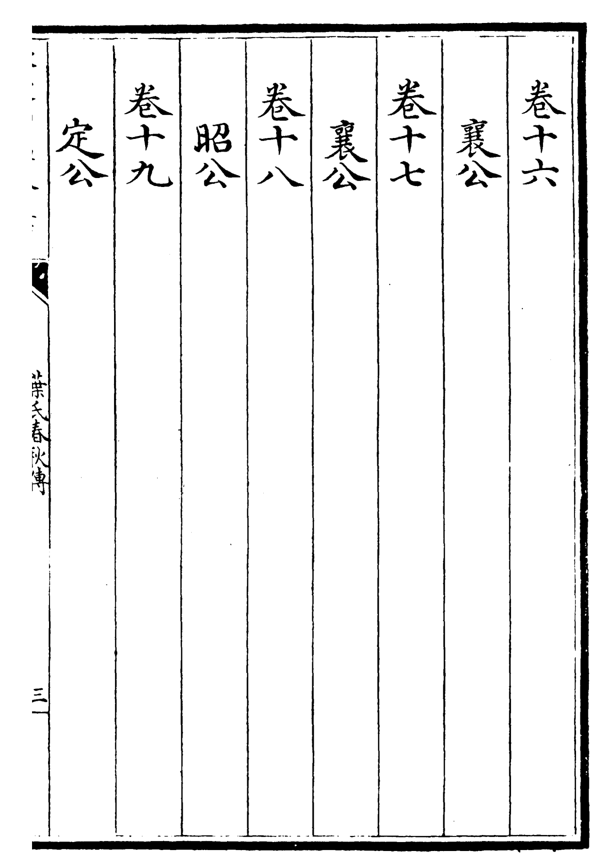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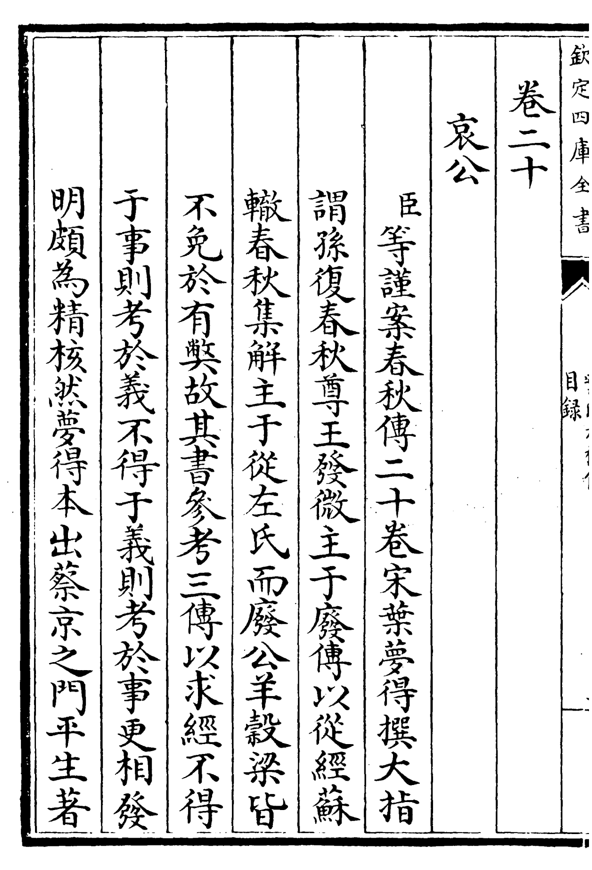
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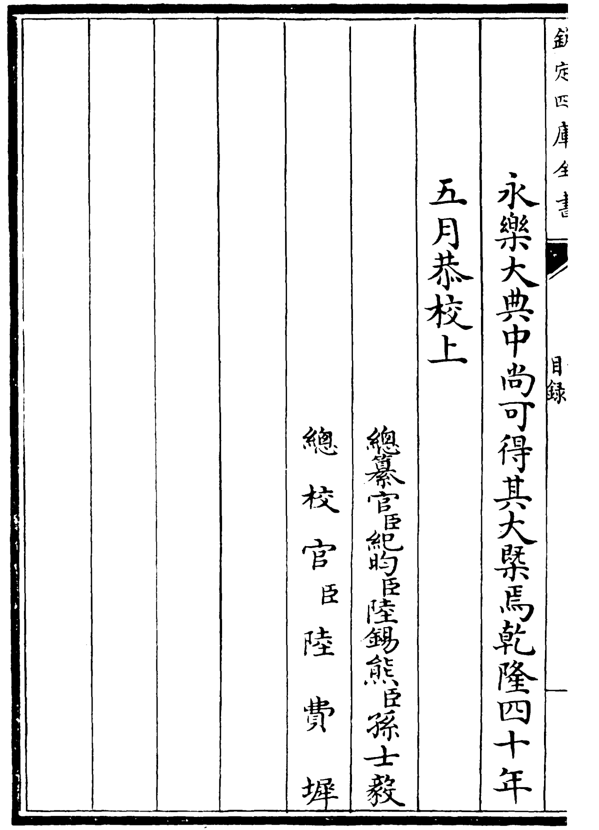


卷二十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傳二十卷宋葉夢得撰大指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于廢傳以從經蘇轍春秋集解主于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不免於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于事則考於義不得于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頗為精核然夢得本出蔡京之門平生著

述多右王氏之學獨安石詆廢春秋而夢得乃為此傳其所見偶不同歟抑亦是非之公終不得而掩沒也開禧中其孫葉筠刋是書于南劍州真德秀䟦之稱其於絶學之餘能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有補于世教為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夢得别有春秋考三十卷讞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皆不傳惟所謂讞與考者散見



永樂大典中尚可得其大槩焉乾隆四十年

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傳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一

春秋何始乎隱公王政不行而王法絶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於陳靈公則何始乎隱公無王詩也二雅至幽王而絶平王東遷詩下降於國風而王迹熄矣隱公之始平王之末也而惠公先焉何以不始於惠公而始隱公是春秋

之義也天者能生殺萬物者也天子者繼天以取法者也春秋者代天子以行法者也天道運於四時布於十有二月備於三百有六十日周公達而在上故佐天子者列天地四時以為之職而作周官設其屬三百有六十以當朞之日而取法者顯矣孔子窮而在下故代天子者具四時以為年而作春秋斷自隱公為十有二公以當月之數而行法者著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古者天子冕十有二旒服十有二章圭

十有二寸其食也鼎十有二物列天下十有二州而時巡以十有二歲皆所以法天也而孔子不得行之於其君故其託之於春秋亦曰春者天之所以生萬物而吾彰善以褒焉者也秋者天之所以殺萬物而吾懲惡以貶焉者也是以因古史而為之名茲不以周公天地四時名官者歟夫然故載之十有二公之行事以備其數則亦以三百六十為之屬之意也是說也古之人有傳之者而何休獨知之春秋感獲麟

而作乎作而絶筆於獲麟乎感獲麟而作也吾何以知之孔子求為周公者也蓋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周之失政自隱公魯之失政自宣公三桓之不得專國政自陽虎孔子蓋傷之而知其莫能為也故其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及其中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至於獲麟非特王者之瑞不至所以為王者之瑞且不得自保而

獲焉則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其察於天者如是其審以爲明王不作而天下莫能宗予然後載之空言以爲之終而作春秋逆而推之上始於隱公是說也古之人有傳之者而杜預獨知之惟知春秋之名而後知天子所以法天知春秋之作而後知孔子所以代天子知春秋之取十二公而後知代天子以法天之道如是而可與言春秋矣

元年春王正月

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協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同諸侯繼世而有其國故即位而見始者各得稱元年以自異年者其總名月者政令之所從施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即位而不求其為仁者也故不曰一年曰元年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未有始行事而不求其為正者也故不曰一月曰正月古者命是久矣王者上求法於天而下以為政於天下故春秋舉王於元年春正

月之間此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受朔於天子元年者已之所有也正月者王之所頒也知其為王正月而諸侯之道盡矣隱何以不書即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惠公則正私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曰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即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即位也諸侯繼世未有不即位而成君者以為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沒之以正其志也葉子曰隱桓之事三傳言之各不

同左氏以仲子為桓母而惠公再娶於宋仲子為嫡夫人桓公為嫡子故謂隱不得立而以即位為攝立桓公為太子而已奉之此以事推之也不知仲子非桓母諸侯禮不得再娶桓惡得為嫡而立則事不足信矣公羊以立子以貴不以長而為子以母貴之論故謂桓幼貴而宜立隱長賤而不宜立此以義推之也不知諸侯一娶九女為貴賤者嫡庶爾禮未有衆妾而別貴賤者桓惡得以貴而立則義不足取矣惟

穀梁以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隱蓋受國於惠而正者也隱探先君之邪心而欲以與桓則隱不能守其位而失正者也經書正月不書即位其說在是矣禮王后無嫡則立長惠公既無元妃則隱與桓皆庶子而隱為長隱之宜立不特受之於先君亦禮之所宜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魯附庸之國也五等之國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

以達於天子曰附庸視王之大夫四命皆以字見儀父邾子克之字也盟天子之事也古者天子與諸侯非其節而時見曰會不能時巡而衆見曰同皆設方明盟於國門之外昭神明也諸侯有不協請於天子而後盟司盟掌盟之諸侯不得擅相盟凡盟之志皆惡也有以外為主彼欲盟而我從之則言公會某盟於某會聚辭也有以内為主我欲盟而連彼則言公及某盟於某及連辭也不日闕文也葉子曰記史者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然歟曰然春秋以日月為例歟曰否繫事以日月史之常也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春秋者約魯史而為之者也日月史不可以盡得則春秋亦安得而盡書哉必將以為例有當見而史一失之則凡為例者皆廢矣故日月不可以為例為是說者公羊穀梁之過也然則何以有日或不日或月有不月此史之闕而春秋不能益也以為非義之所在則從史而已間有待之以見義而適得者癸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時之失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見即位之節也而不可為常亦有經成而後亡之者夏五之類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母弟也挈鄭伯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不曰殺曰克著其以力勝之必於殺而後已也于鄢遠也大夫三命而後氏段不稱公子未三命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必有見焉而後挈之罪在兄而

舉屬不友也罪在弟而舉屬不恭也段何以不言弟
兩責之也視之若非兄弟然鄭伯與段蓋爭國者也
即位而與之京祭仲以為過制而不禁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既命二鄙貳於已公子呂言之而不聽曰無
庸將自及至收貳以為已邑呂復以為得衆而不顧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已禍於將萌稔而至於襲我
然後一舉而以二百乘伐之內有武姜之愛而不之
恤必殺而後已者鄭伯之志也去而之鄢可以久矣

又往及焉殺不足以言之天叙五典兄弟居其一賊其親而棄其天鄭伯無與立於天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非夫人也其卒在隱公之世未嘗致為夫人也歸死曰賻歸生曰賵以貨財賵以車馬宰大宰也上大夫也咺名也王之上大夫以邑爵見而不名妾母非王之所宜賵故咺去邑爵而名貶也葉子曰大宰王之所與治邦國

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在焉春秋舉而加之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至僖公而以宰周公來聘蓋已屈矣若桓公以弒立而宰渠伯糾聘之則有甚焉故貶而加名仲子妾也而宰咺賵之則又甚焉故貶而去邑爵春秋之用法固有漸也以為王不可以遽貶故即其使以見之將使王天下者有以自反也然王使榮叔歸成風含且賵使名伯來會葬不貶榮叔名伯而去天以貶王何也仲子猶妾也成風則致之為夫人

矣賵仲子禮之所不宜為也含賵成風而葬之則成之以為夫人非特禮之所不宜為也以妾為嫡此王之所應治不能治而反成之王之不王孰大於此是不足以繼天者非使之所可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人微者也及者何公也何以不書公殺恥也凡公與微者盟無事而屈之則見公以示貶有為而求之則沒公以殺恥宿國也地以國者國亦與盟也葉子

曰吾何以知及者之為公歟春秋凡兩微者之盟不志略小事也大夫以上書則或以名或以名氏今但言及而不目其人則誰乎春秋蓋有以公及人者矣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之類是也古者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夫公侯卿且不得會況微者乎公與卿大夫微者盟皆恥也然有不得已而非公之本意者則没公有如及陽處父盟者焉則及微者盟而不目其人固以公為恥而没

公者也春秋者原情以定罪者也以為有為而求之非吾所欲也吾既以自為恥矣故為之隱而没公無事而屈之可以已矣而吾欲焉則吾何懼於恥故從而著之以見公宋盟之事於傳無傳而左氏以為始通惠公娶于宋隱公亦娶于宋魯宋葢婚姻之國也今曰始通則前葢嘗有絶之矣宿盟之後宋穆公遂以卒來赴而公葬之自是復遇宋公於清兩國不交兵者十年至於齊鄭為好然後翬始伐宋則是盟非

公有為而求之乎浮來之役左氏以為成紀好善小
國也雖以子帛之盟息怨於我我不能自强而猶假
以為重至莒以微者敵之而不愧斯亦可已矣而公
從之宜其不為公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寰内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不書朝不
與其朝也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有天
子在不敢以貳故凡夷狄不責其朝亦不能朝則不

書朝凡内諸侯不正其與外朝亦不可受其朝亦不書朝皆曰來葉子曰吾觀於詩書以參春秋凡王之公卿大夫士有稱爵與邑如周公召公毛伯芮伯者有稱氏與爵如劉子單子者有稱氏與字如南仲仍叔者有稱氏與名如劉夏石尚者有去氏稱名如實者有名氏俱不稱稱人如王人者然後知詩書之所見其制名者甚備春秋之所書其正名者甚嚴也凡王之公卿皆大夫也有上大夫有中大夫有下大夫

古者二十冠而字曰伯某甫字與名並見故伯牛仲弓之類男子之通稱也至五十為大夫則有爵矣又敬其字繫以氏而不名以是差而上之大夫始爵以字繫氏而不名則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中大夫宜以氏繫爵則劉子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繫爵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則周公召公毛伯苪伯之類皆上大夫也由字而上則爵而已卿可以兼公皆上大

夫故爵邑不嫌同辭下大夫不可兼中大夫之職故以氏與爵為辨此仕於王朝者也其封於寰内三公之田視公侯故公食於邑亦稱公州公之類是也卿視伯故卿食於邑亦稱伯祭伯之類是也以是差而下之下大夫以字繫氏上士宜以氏繫名則劉夏石尚皆上士也上士以氏繫名中士宜去氏稱名則實中士也中士去氏稱名下士微矣名氏俱不足稱而稱人則王人皆下士也自人為名自名為氏自氏為

字自字為爵自爵為邑其等以是為差莫不有命數焉即其命數以推於諸侯之卿大夫士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大國公也次國侯伯也小國子男也王之上士三命以名氏見大國次國之卿亦三命亦當以名氏見則甯俞華元之類皆卿也王之中士再命以名見大國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再命亦當以名見則鄭宛莒慶之類皆大夫與卿也王之下士一命以人見則大國次國之上士小國之大夫亦一命亦

當以人見而大國次國之中士下士與小國之士其辭窮矣皆當以人見則宋人邾人之類皆士也故諸侯之臣非嘗入而為王卿士者皆無得以氏字見諸侯無四命之大夫也王之所以為王者以有禮也禮之所以為有禮者以有名分也王政不作而禮廢禮廢而天下之名分亂矣舉先王之典而申之示天下為復有王者必春秋而後能正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皆氏也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而後以氏見故公子亦三命而後以氏見内大夫卒外大夫不卒為之服者則卒之不為服者則不卒内外之辭也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以為君臣同體皆所以示有恩也則諸侯之卿大夫宜亦有以為之服如王之服者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潜

戎西方之夷流入於中國者也旣僭盟矣又僭而為直會焉此天子所以禮諸侯者也坎地殺牲載書而埋之歃血以為約謂之盟約信命事殺牲而不歃血謂之會天子之會以禮諸侯因而為盟會其本也盟其末也故天子言會不言盟諸侯之盟以謀不叶因而以為會盟其本也會其末也故言盟不言會乃相見於隙地會而不盟蓋直以僭天子之禮於諸侯者

焉爾凡會之志皆惡也會惡矣與戎會惡又甚焉葉子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四夷之在中國之外者也亦有中國之夷焉東有淮夷徐戎南有戎蠻子嘉子赤西有姜戎陸渾戎北有赤狄白狄皆其類之入於中國者也王者内京師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故四夷雖在中國正朔不加朝聘不與終不與之通此亦馭世之大權也周自太王避狄而去邠文王之世猶有昆夷玁狁之患伯禽有

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開至幽王而犬戎遂滅周宣王南征北伐僅以中興故詩人記之曰文王以采薇以下治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及襄王立而王子帶爭國遂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以伐京師而襄王復以狄伐鄭納其女以為后則中國之别嫌明微者幾希矣杞二王之後也猶習而用夷禮此戎所以至於伐凡伯天王所以至於敗績于茅戎歟自僖公之後楚始漸强孔子區區於召陵之盟

而致意於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成公之初吳復見經吳楚之盛其間不無小善終不得一列於中國與諸侯比合君臣之辭而一施之此近中國者其拒之有如是之深况其在中國之外者乎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論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詩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為證然則春秋之所書周公之所膺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國也得而不居曰入入逆辭也入國猶圍國未有不以兵者其曰人將卑師少也諸侯以强陵弱以衆暴寡而後有入人之國者凡入之志皆惡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國也無駭吾大夫之再命者也帥師將尊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制也然軍或謂之大師或謂之六師則師亦軍也蓋有合而名

之者有別而名之者帥師將之也不言使將非君所御也凡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惟君將不言帥師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紀侯國也裂繻紀大夫之再命者也諸侯娶於他國以上大夫逆女女在國之辭也在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裂繻不言使毋命之也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親皆沒則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

凡春秋凡變事書常事不書逆女常也此何以書為其母命之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五逆女不與焉逆女娶於他國之道也天子諸侯必親迎禮歟禮也逆女於他國則親之禮歟非禮也昏禮主人請期賓告曰某日使者反命主人曰聞命矣及期初婚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於門外是謂冕而親迎故詩著刺不親迎以俟我於著俟我於

庭侯我於堂為言若娶於他國則上大夫逆之即館
及期而後迎焉正也孰有迎女而親迎之者歟逆女
非昏禮之正而先儒一之謂春秋書逆女為譏不親
迎是知迎而不知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伯姬公之姑姊妹也婦人謂嫁曰歸内女嫁為夫人
則書歸不為夫人則不書歸尊相敵也逆稱女別婦
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以字繫姓婦人之通稱葉子

曰吾何以知伯姬之為姑姊妹歟春秋有言伯姬叔姬季姬者有言子叔姬者古者曰男子曰女子非以別子之稱別男女之稱也以別乎子必有加子者焉故女子或曰女子子禮所謂女子子在室為父三年者是也或曰子女子禮所謂子女子之長殤中殤大功者是也叔姬而加子者蓋今公之子則伯姬叔姬季姬固公姑姊妹也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

紀子帛左氏作子帛公羊穀梁作子伯當從左氏紀侯國非子爵也子帛紀大夫之字也莒子將不利於魯子帛以婚姻之故通與之盟而平焉故以字見褒之也其事則史失之矣凡外諸侯盟會征伐以告則書不以告則不書葉子曰吾何以知子帛之為紀大夫之字歟春秋蓋有褒外大夫而字者矣宋子哀是也盟雖諸侯且不得擅為而況大夫乎然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君子之道也春秋雖正名以定罪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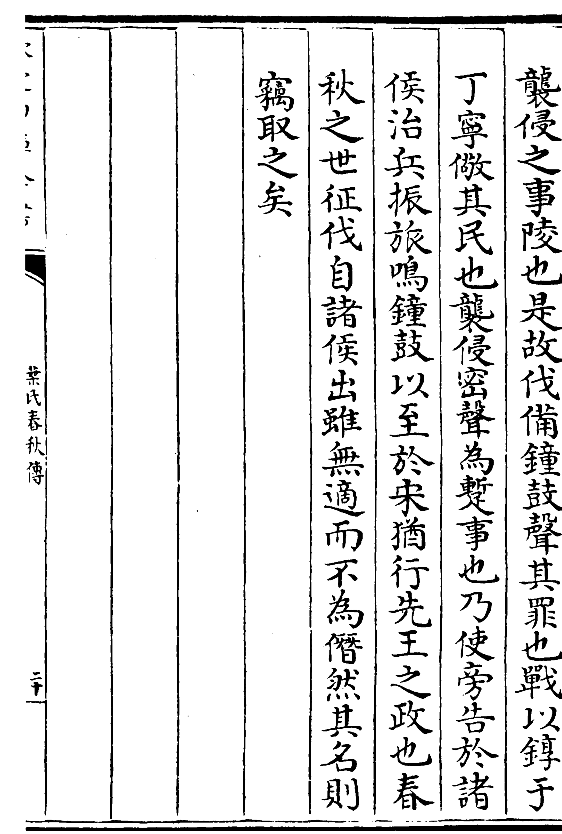
罪之間有可録焉亦不以廢也楚屈完來盟得以名氏見屈完不得不稱名氏者也齊高子來盟得以字見高傒不得不稱字者也屈完之盟以天下高傒之盟以魯見義不得不與子帛可獨已乎以子帛為裂繻之字謂莒魯有怨紀侯既婚於魯使子帛盟莒以和解之為魯結好息民其説雖出於杜預然左氏以為魯故則傳之蓋有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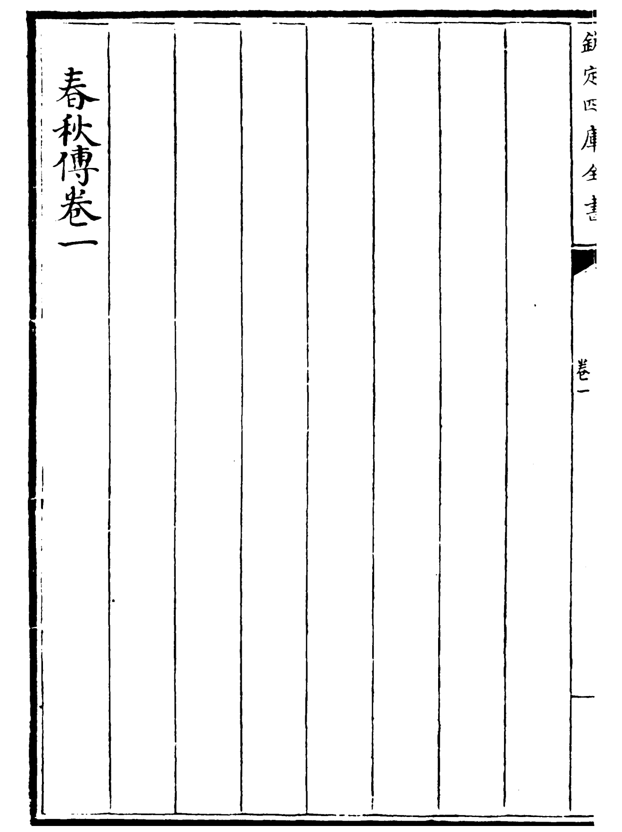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公之妻也公死曰薨夫人之死亦曰薨內辭也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先薨則不葬待君而後葬周道也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葉子曰子氏左氏以為隱公之母則聲子也公羊以為惠公之母則仲子也聲子仲子皆未嘗致之為夫人固不得稱夫人則子氏稱夫人蓋隱公之妻穀梁之言是也

鄭人伐衛

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侵伐皆討罪之辭服則止矣故不書勝敗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凡伐之志皆惡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侵伐之辨歟宋人殺昭公晉趙盾請師以伐宋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曰三軍之鐘鼓必備焉趙同有疑盾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


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暫事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猶行先王之政也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為僭然其名則竊取之矣



春秋傳卷一

春秋傳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二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為天下記異也日天下之至陽也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有中國之道焉食者何傷之也為天下至陽而物得以傷之必有為之然者矣而不可知也日有食之云爾是天下之大異也其食必於朔日月

之會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天之大物為十有二辰月一周而與日遇於辰陽得其道則不食不得其道則食故有食不食日月動物也動而或差則不能皆中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晦而見西謂之朓日行遲而月行疾也月既望則遡魄于東朔而見東謂之仄慝日行疾而月行遲也故或食於朔君子一推以其數則凡見其異者不知其可畏也一以為有以致之則不當其物者必以為不信也特舉其異

而與天下共記焉其必有當之者而畏天者知所警矣凡書月與日而見其朔者正也書月與日而不見朔書月而不見日與朔者差也書月與朔而不見日者史官之失也葉子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自堯舜以來天人未嘗不相因也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鸜鵒來巢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曰

者有目之所共覩其繫非以天下歟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妻弒夫夷狄侵中國以其道言之則陽之傷也多矣謂其無以致之不可也然日月之行則有冬夏兆而為至裂而為分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不可差以毫釐謂其非有數焉於其閒亦不可也或曠年而不食或仍月而食彊弱在其道盈縮在其行皆聖人所不敢知惟兩存而不廢是故以為有以致之也先王於是伐鼓用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曰

吾以救日也而春秋日食則書之以為有數焉而莫之違先王於是有救日之失而無救月之請曰是其當然而無與於人也而春秋月食則不書所以正人事而全天道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禮也天子記崩不記葬舉天下而葬一人不疑也葉子曰周天王見春秋之世者十有二有見崩見葬者有見崩不

見葬者有崩葬皆不見者崩以赴書葬以義見莊僖頃不書崩不以告則不得而書也天子七月而葬桓以七年則緩匡以四月簡以五月景以二月則速非其時也葬天子親者也文公以叔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鞅葬景王非其禮也故特書崩所書也莊僖頃三王以不赴不書葬所不書也桓匡簡襄景五王以失時違禮特書葬則平惠定靈四王書崩不書葬周不失時魯不失禮以為常事而不書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氏作君氏公羊穀梁作尹氏當從二傳夫人不可以氏君王之卿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之喪嘗主我而我喪之也何以舉族因是以貶世卿也葉子曰古者内諸侯禄外諸侯嗣内諸侯而嗣强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禄諸侯之大夫而世爵禄僭也春秋之世内諸侯之嗣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擅立君諸侯之大夫世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

以弑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以為是世卿者所為故各因其事一見法焉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歸生者也禮有喪弔而含含而襚襚而賵賵而臨五者皆同日臣為君喪致襚曰致廢衣於賈人納貨貝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生事也天王崩於是五月矣魯當歸而不歸周不當求而求皆過也何以不言使桓王當喪

未君也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武氏子大夫之在喪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武氏在喪而命之亦非也諸侯在喪稱子繫之國大夫在喪稱子繫之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何以卒以我喪之也同姓臨於祖廟同宗同族臨於禰廟異姓臨於外皆以名見所以正終也不言薨以别乎内也古者制名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諸侯曰薨而天子亦有言君薨聽於冢宰者士

曰不禄而諸侯之赴亦有言寡君不禄者故外諸侯卒不嬺與大夫同辭以上兼下也卒者以赴為辭赴則書不赴則不書赴以名則書以名赴不以名則不書以名卒而不赴赴而不以名以為不恭其君外之失也葉子曰諸侯死而赴以名禮歟曰然同盟則赴以名不同盟則不赴以名禮歟曰否此左氏之誤也古者無諱至周而後諱然必葬而後諱之者生事終鬼事始也未葬而諱是不懐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

臯曰若是野哉呼之非也赴之禮也春秋有同盟而不名者宿男卒之類是也有未同盟而名者蔡侯考父卒之類是也豈皆别於盟乎春秋雖以名正然終有不得而名者春秋不能益也從史而已然則禮君赴於他國之辭曰寡君不禄而不名何也非禮也記禮者之失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外盟也内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直曰盟而已内

外之辭也必有事焉然後與內同辭郚子會盟于邾

衞人及狄盟是也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何以葬以我會之也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

葬禮也卒從正故書名葬從主人故書謚周人以諱

事神葬而後舉之凡見卒不見葬者我不往會內之

失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年婁杞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伐取也伐者問罪之師服則止矣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為已有謂之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公子也不氏未三命也惡莫大於弑其君不待貶絶而罪自見君子無所加辭焉各正其名而已世子稱世子公子稱公子大夫以名氏見者稱名氏以

名見者稱名微者稱人有稱國者為衆弑君之辭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會之薄也清衞地及我接之也會不言及遇言及會所期也遇非所期也宋公在衞而我往從之故以我及宋公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凡遇之志皆惡也葉子曰遇天子冬見諸侯之禮也諸侯相遇亦有為之禮者歟曰未有兩君相見而不為禮者也昭公孫于野井齊侯來唁公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

几曰以遇禮相見則諸侯之遇固有禮矣然則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亦禮歟曰非此之謂也桃丘之會衛侯不至書公弗遇此不以禮言也季姬非所見而見故假遇以為辭使若適相值然固不嫌與諸侯之遇同辭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何以稱爵君將不言師也君行師從不嫌於無師故外稱爵内稱公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

翬吾大夫之再命者也翬名也

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

濮陳地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在宫者殺無赦夫人而可討也此殺州吁者石碏也而曰衞人以是為衞人皆得討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晉

晉桓公之弟也不氏未三命也衞人衆辭也石碏既

殺州吁衛人逆晉於邢而立之立者不宜立也以其不宜立也故特書立焉以見義之得與其立也晉則何以謂之得與其立以弟繼兄謂之宜立不可也致萬民而詢立君周道也衆以為可立而立之謂之不宜立不可也葉子曰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春秋所謂宜立者孔子之言是

也然不可以文王為不得立武王微子為不得立衍春秋所謂宜立者文王微子之意是也國君有嫡而立嫡無嫡而立長正也不幸無嫡又無長不與之立則無君與之立則未知其孰宜立也先王於是有致萬民而詢立君之道使桓公而有嫡與長則石碏必立之矣今見晉不見嫡與長是桓公無嫡又無長也衛人立晉而不得立則衛安得有君乎此春秋所以與晉也故因晉一見法焉以為異乎尹氏立王子朝

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魚公羊穀梁作觀魚左氏作矢魚當從左氏矢射也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亦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以盤遊蓋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為荒矣於是公子彄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非其矢也棠魯地于棠遠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

宋穆公稱公二王後也衞侯爵也桓公何以亦稱公主人之辭也葉子曰五等諸侯皆稱公禮歟曰禮也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古者五等諸侯有別而稱之者有合而稱之者別而稱之者實之所在不可得而越者也故諸公之儀不可為侯伯侯伯之儀不可為子男合而稱之者名之所在可得而通者也故五服之別槩曰侯服五等之名槩曰諸侯舉其中以

包上下也諸侯即位踰年於其國中得稱公豈不以臣子皆欲推尊於其君者歟公之為言上以别乎主下以别乎大夫者也故有言后王君公者矣有言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矣子曰公子孫曰公孫非特許其臣子也雖王亦假之矣是以魯侯爵而諸公皆書公諸國之葬皆稱公寰内諸侯葬亦稱公周道也以為貶其僭者誤也

秋衛師入郕

郕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仲子惠公仲子也宫廟也考成也仲子則何以得考宫亡乎禮之禮也與之𢿱與之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不得終於惠公之世則隱公不得祭然為人後者為其祖母三年則隱公以孫祭之可也是謂亡乎禮之禮義之所得與也與則何以書不正其初獻六羽干武舞也

羽文舞也隱公知婦人無所用武而不用干不知仲子不得有樂而不可以獻六羽曰獻尊之也曰初謹始也夫欲尊之而不得其道適以為卑而已矣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六羽其當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與仲子之考宮歟立武宮立煬宮不與其立者也故不書考而書立立宜不可考固不足譏也仲子之宮與其考者也故不書立而書考於立無譏則考固吾之所與也然辭閒容之之緩辭也

不與其正之辭也故築王姬之館言之震夷伯之廟言之隱公雖可為仲子立宫而終不可為禮之正故君子不以所與廢所正春秋之義也婦人則何以不得有樂婦人從夫者也死而祔於夫則何所用樂周以閟宫祀姜嫄有先妣之樂亦亡乎禮之禮也而不通於仲子曰祭必用樂歟先王於羣小祀不興舞仲子固不傷於無樂也雖以諸侯用六君子以為悖矣先儒或以僭而越四羽為譏或以殺而厲八佾為美

夫禮必先察其是非而後議其當否使婦人而得有樂則六羽固仲子之樂也使不得用樂雖殺其足美乎古者禮之別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諸侯之樂同以軒縣為節射同以貍首為節未聞羽數而公侯有別也何獨取於四佾則亦不可謂之譏耶曰魯諸侯之廟僭用八佾自仲子始降而用六則八佾之用至昭公猶然則亦不可謂之美僭與殺二者皆無當吾是以知春秋所書不在六羽也

郲人鄭人伐宋

郲何以先鄭主兵也盟會以爵為序盂之會楚子先諸侯之類有不以爵焉侵伐以主兵為序戚之圍齊國夏先衞石曼姑之類有不以兵主焉春秋之義也

螟

記災也螟蟘蝥賊皆害稼螟食心蟘食葉蝥食節賊食根稼以食心為重故獨書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公子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也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為後取長葛起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左氏作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當從二傳輸猶輸粟然有物以將之也和而不盟曰平來外辭也何以不言及鄭平方請未平也人微者也凡外大夫來

皆言使鄭人何以不言使辭不可言使人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輸為有物以將之歟夫平則平矣故春秋有書及平者矣有書曁平者矣未有先請而後遽書也是必有義重於已平者而後書以見譏焉其重者何歸邴是也前無與之後孰歸之非以物輸之而何左氏以輸為渝謂之更成更成猶言釋憾也杜預以狐壤之戰實之夫釋憾何足志乎二氏雖以渝為輸而以為墮成則失之尤遠甚蓋知其文不知其事而

妄意之也春秋諸侯會盟口血未乾而背之者皆是

曷嘗盡以盟告盟且不告而況於平乎更成墮成皆

非義之所在法所不書吾是以知歸邴之為輸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無事必書首月以見時全天道也時者天道之一變

而歲之所自成也春秋王者之事先天而天不違後

天而奉天時王者繼天而為之子也故歷一時無事

必書首月而繫於時不敢以無事廢時也歷一月無

事則各於有事之月以見時欲因有時不失時也如

是而後可以王矣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伐取也伐人而圍

其邑踰年而後取之其暴為已甚矣不繫之鄭不與

其得取於鄭也

七年春王三月

春秋書王惟春各於其有事之月見之至夏則否王

者以正始為本春歲之始也無事不得見於正月則見於二月不得見於二月則見於三月過三月則時已變矣非王之所以為始是以夏不書王不嫌於無王也

叔姬歸于紀

伯姬歸于紀矣叔姬何以復言歸歸紀季也内女嫁為夫人則書不為夫人則不書叔姬非夫人也何以得書將以起紀季之以酅入於齊也酅紀季之邑也

紀季以酅入於齊非以存酅以存紀也言歸紀季則不得書言歸於紀則得書君子憫紀之亡而欲存之紀季不得以侯書故假叔姬以夫人之辭成紀季以為侯而後紀可見者春秋之義也葉子曰叔姬歸于紀左氏公羊皆無傳而説者以為伯姬之媵而待年者也禮諸侯一娶九女蓋以廣繼嗣之道而絶妬忌之行為之媵者必與之俱行詩曰韓侯娶妻諸娣從之待年於室於禮未之聞也且媵小事不書宋共姬

之媵有為言之也使叔姬以紀故而錄自當正名曰媵亦安得以夫人之辭同書曰歸於穀梁獨以為逆之道微故不言逆媵固不得言逆以為大夫妻乎則不當書歸以為紀侯妻乎則既有伯姬矣吾不知其說則曰紀季為妻者義當然也

滕侯卒夏城中丘

中丘内邑也夏城之失時也凡土功有時制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大都

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無過百雉制也不得其時則書不得其制則書其役長者志以時其役短者志以月未有以建子書者外是皆失時也創築曰築脩舊曰城脩舊淺事不得其時制雖淺事亦書重民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書聘不書問略小事也聘大夫之事古者大夫五十而後爵異姓以

名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公子非大夫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年云者以母弟而任大夫之事以齊侯為愛其弟而易大夫非公天下之道也

秋公伐邾

不言師君將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王之上大夫也凡邑也伯爵也天子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大夫將之周道也何以書非常也葉子曰存覜省聘問五者君之事也春秋何以獨書聘吾考於禮天子之撫邦國者一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而無聘問至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喻諸侯之志則存省不與蓋存覜省常也猶臣之有朝覲宗遇也聘問非常也猶臣之有會同也聘與問一事也大曰聘小曰問則問亦聘矣而殷覜亦與常覜異特見於除慝二者時舉而用之故

典瑞有殷聘之玉無存省之玉無存省之玉葢非常則用玉常事則不用玉春秋之世邦國之慝無歲無有王之所不暇覲亦非王之所得除也則非常而見者惟聘而已此聘所以獨見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衞邑也戎中國之夷也戎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戎因其使我而歸邀諸塗而執之其曰伐何不與戎之得執天子之使也伐何以與執何以不與

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者爲之囚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戎之伐雖不得爲正而凡伯以王臣而見伐於戎則爲凡伯者亦病矣葉子曰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周衰以中國之戎而暴天子之使君子雖爲之辭以抗王人然凡伯不能正其身以辱君命亦春秋所不得掩如是而後可以抑夷狄正王臣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遇不言及略之也以告則書不以告則不書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邴左氏作祊公羊穀梁作邴當從二傳邴鄭邑也宛鄭大夫之再命者也鄭邑則何以歸于我以輸平也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私與人歸之罪納之亦罪也

葉子曰邴三家皆以為鄭祀泰山湯沐之邑葢自左氏失之古者謂秋田祭四方為祊祭之明日再祭為

祊祊祭名也左氏既以為祀泰山之邑故遂誤其地為祊祊謂鄭請復祀周公易田而以許田為周公祊鄭祀周公非其鬼而祭之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而何祊之云二傳雖得其名而不察其實故亦從以為湯沐之邑邴不得為祀周公之祊則許安得為祭泰山之邑哉惟不知前之為輸平是以妄信其傳而弗悟也

庚寅我入邴

歸邴挈鄭伯著鄭罪也入邴挈我著魯罪也凡内邑

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歸外邑言入不言取非我所有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為逆云爾葉子曰春秋書内事未有言我者惟外伐我言某鄙敗績言我師此别外之辭也舍是惟我入邴齊人歸我濟西田吳伐我齊伐我凡四見焉是豈别於外乎凡我皆有已之辭春秋之所貶固皆已罪然有因人而致之者未必皆出於我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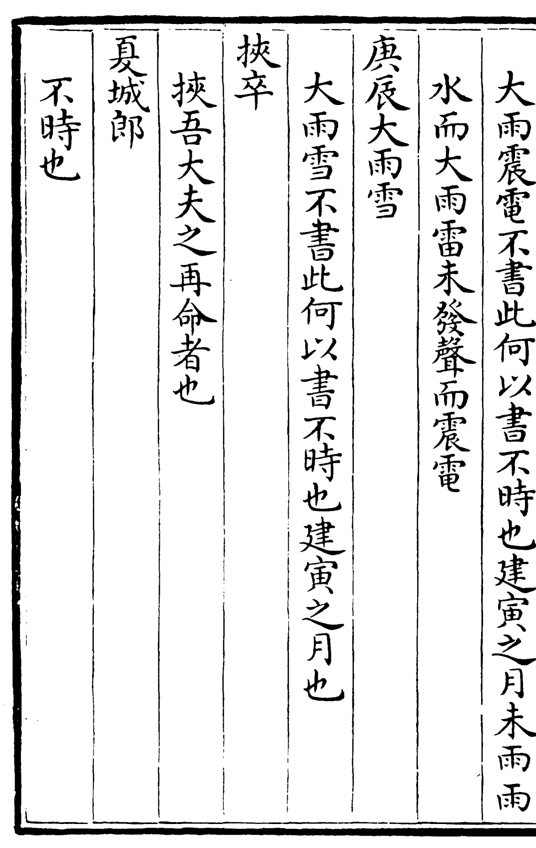
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王之下大夫也聘或以卿或以大夫以卿聘者大聘也以大夫聘者小聘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聘大小之異使歟聘禮使者載旜旜孤卿之所建也然有曰大夫來使無罪則饗蓋有大夫而為使者矣而禮諸侯之邦交五年一大聘三年一小聘先儒謂大聘

用卿小聘用大夫此諸侯之禮也春秋書王聘言尊者如宰周公幼者如王季子仍叔之子固異文而有書卿以邑爵見如凡伯渠伯者有書大夫以氏字見如南季家父者以諸侯之禮推之兹非大小之辨歟大聘聘也小聘問也聘有享獻及夫人主人筵几有私面升而郊勞至問則略之是所以為大小之辨者此使所以亦不得同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電

庚辰大雨雪

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

挾卒

挾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言敗宋師内辭也春秋内魯而外諸侯内敗於外皆不言我師敗績直曰戰不以内受敗於外也内勝外皆不言及某師戰直曰敗某師不以外見敗於内也此翬之師也何以言公非翬之師也翬還以為不得志而公自將也葉子曰春秋

有偏戰有疑戰偏戰結日而戰也疑戰詐戰也為左氏之説者曰皆陳曰戰謂偏戰也未陳曰敗某師謂疑戰也而穀梁亦云非也凡魯與外書敗者七未有一言敗績者豈魯皆詐戰乎凡外諸侯書戰者十有四未有一言敗我師者豈諸侯皆偏戰乎吾是以知春秋之義在内外不在偏戰疑戰也

辛未取郜

郜宋附庸之國也凡取附庸之國曰取屬之以為已

有也雖有社稷宗廟君長而屬之以為已有故不嫌於與邑同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郜為附庸之國歟桓書取郜大鼎于宋以郜別宋則非宋之邑也僖書郜子來朝則郜非特為魯之附庸蓋後自能立國進而為子猶邾之為邾子也誠為宋邑則郜安得有君哉

辛巳取防

防宋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我舊邑而嘗侵

於宋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防之為我邑歟前年書公會齊侯于防固我邑也至是而會齊鄭伐宋未知宋之罪也或者齊會之後宋嘗侵於我遂伐而復取之歟何以不書宋侵外取内邑皆不書殺恥也故書取郜亦不著其侵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鄭伯伐者何伐宋蔡衛三師也鄭伯取者何取宋蔡衛三師也何以言伐又言取不正鄭伯乘人之隙出

不意而覆其師也宋人衛人入鄭固非失得而不居猶未盡惡焉益之以蔡而伐戴則力已憊志已驕矣鄭伯乘而伐之三國不支鄭伯於是乎取其師伐討罪之名也鄭伯討其入國之役可也不待其服乘其隙而取之其師不可也何以不言師師少也春秋有言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矣有言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矣取者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何以不言鄭伯取宋人衛人蔡人於戴戴不見伐無以著三師玩

兵而可取鄭不見伐無以著其以討罪為名而志復怨伐宋取長葛為暴師也伐邾取須句為登叛也且不可況一日而覆三師乎君子為之變文曰伐取之其辭略而殺甚鄭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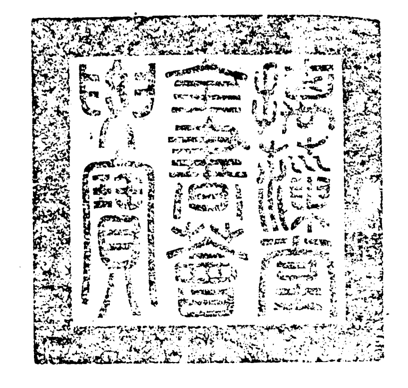
十有一年春

春秋正月無事則以次月首時而書王矣亦有事在時而不得其月者則以事繫時而不書王無所寄王

也隱十年無正月豈皆不得其月歟因其有不得者而去其所得者以正隱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隱正月為因其有不得而去其所得歟春秋天下之大法也事者法之所記以著者也事可以見法則著事事不可以見法則著法事可去法不可失也隱受位於惠正也不有其位欲致國於桓則不失也著其始正而治其終不正故元年有正月自二年終其世無正月定不受位於昭非正也因其受而有之不為徒讓以

起亂則正也治其始不正而與其終正故定元年無正月自二年終其世有正月是説也公羊穀梁知之而不盡夫定亦安得為終正哉蓋定既迫於季氏而受之矣將復致國于昭之子則季氏必不從也定既不受昭之子又終不得立則魯何時而可治乎三家未必不乘其隙而取之是以不得已而與之正夫定猶不得已而見斁則隱之得已宜春秋之不與也

春秋傳卷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十三 經部

春秋傳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諸侯見於天子之禮也諸侯不得相朝侯而更相朝固僭矣而又旅見亦天子之禮也故累數之以公為僭之中又有僭焉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諸侯之不得相朝歟禮莫大於君臣辨君臣之分莫嚴於朝

故一歲而以時來見者四六年而以服來朝者五天子所以一天下也朝覲宗遇會同皆朝之名既命之曰朝以其先者為主也朝之為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會何取於諸侯之庭哉乃諸侯有入其國假道而過焉者謂之邦交於是有兩君相見之好是故諸侯有兩君相見之好無兩君相朝之禮至春秋而先王之制亡矣有言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者有言小國之免於大國朝而獻

功者有言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者有言明王之制諸侯五歲而朝者此周之末造也大抵彊弱更相事而已是以魯之往朝者皆晉楚齊大國而諸侯之來朝於魯者皆穀鄧滕薛杞郜邾郜曹郯郳牟葛小國非特諸侯然也王臣亦有外交而僭者焉其見於内則祭公祭伯來其見於外則州公如曹春秋一正之外書曰朝内書曰如旅見則累數非其所則志地攝而來則志名各著其實而罪自見至於王臣

又絶其朝而不書嫌於貳君也夷狄亦絶其朝而不書嫌於亂華也而三家不能辨或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或曰諸侯再相朝以修王命或曰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此豈周制也哉然則大行人之辭曰諸侯之邦交有世相朝者吾聞諸公侯伯子男入有郊勞出有贈賄見於廟中相與為賔之儀矣未聞當宁而面於庭者此諸侯欲文過而益其籍之辭非先王之言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故也故則何以書薨以内大惡則不可言以臣子之心則不忍言也何以不言葬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責臣子也以為所以事君親者人得以任其責故君弑在官者皆得討之不必其國也父弑在宫者皆得討之不必其子也州吁弑桓公衛人能討之故桓公得葬無知弑襄公齊人能

討之故襄公得葬葬者臣子之終事君弑賊在偃然
南面而事之曰吾所以事其君親者為已終可乎此
春秋所以不得葬也

桓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言有不忍於先君也此何以書即位
身弑君而代之成其意也葉子曰天子崩諸侯薨嗣
子立於喪次禮歟禮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

殯既殯大臣以其受命於前王者即柩前而告之曰顧命禮歟亦禮也然則何以踰年始書即位稱元年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為君出見羣臣於寢門之外羣臣拜則答拜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子年用舊君之年而未敢改位存舊君之位而未敢居死則天子稱小子王諸侯稱小子侯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至於明年天道一變前王

之義終矣然後始以其正月朔朝廟見先祖以所受
命者告焉而稱元年天子稱王諸侯於其封内稱爵
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繼故不書即位豈不即
位歟原其情有所不忍而不書也而先儒乃以為繼
故則不即先君之位夫天下未有無位而為君者不
即先君之位而何位乎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
死君而代之位孰以為忍而況於繼故繼故不書即
位所以弭天下之爭而示有恩於先君者春秋之義

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何以會鄭伯求免於鄭也葉子曰垂之會三傳皆不著其說吾何以知其為求免於鄭歟放弑其君則殘之周公之刑也周衰王政不行於天下列國有弑其君者非特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而有幸而求免焉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為可於是教之使朝陳而請覲曹

負芻殺宣公之子而自立諸侯與會於戚而執之曹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之所懼者天子與侯伯爾天子而與之覲諸侯而與之會是既許之為君矣後雖有欲討者無所加兵焉此周之末造也宣公弑子赤而會齊侯于平州左氏以為定公會齊人於是取濟西田以為賂左氏亦既言之桓之會鄭非齊之與宣會歟鄭伯以璧假許田則濟西之會也蓋自隱公初齊晉猶未强鄭莊公獨雄諸

侯及使宛來歸邴之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鄭既得賂然後始固好而為越之盟故稱及焉及者内為志也三傳惟蔽於易邴之言不知許田之為賂是以併垂之事而失之春秋有屬辭比事而可見者吾故以負芻之討平州之役而知其然也

鄭伯以壁假許田

許田許之田也許田則魯何得有之鄭伯與我入許

而居許叔於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蓋有分地而共取之者矣許近鄭而遠魯於是因會求併得焉何以言璧假不敢正其為賂而為之辭也其曰許田者何非許也許之田也郜鼎不得取之宋不可曰宋鼎許田不得取之魯不可曰魯田葉子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固自有許矣吾何以知許田為取之許者鄫春秋邑不言田故讙闡不言田舉重也國而後言田鄆言田邾言田得田不得國也惟田目地

故濟西汶陽鄟東沂西皆繫地許地邑則不目田矣當與取讙及闡同辭其曰許田亦得田不得許也許田既入鄭州來之狩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楚遷許於葉王子勝言於楚子謂鄭以許為俘邑則鄭之有許豈嘗之謂歟公羊乃以田邑多寡為别邑多於田稱邑夫邑孰有多於田者非吾所能知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

記災也雨淫而害稼凡大水以時書者皆志夏秋以月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以時者其災長志以月者其災短七月八月尤麥苗之時也不為災則不書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宋大夫之四命者也宋何以有四命之大夫二王後得備官也弒官書及其臣君累之也累則何以有書不書賢則書之也孔父正色立朝人莫敢過督

將弑殤公先攻孔父之家而殺之知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矣是以及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宋得備官歟古者二王後天子賓之而弗臣皆得修其禮物之舊所謂杞宋之郊以禹契者其㝡大焉者也一娶而十二女三夫人之媵各三則見於經矣是以諸侯大國三卿而宋獨備六卿其在成公則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矣其在共公則華元為右

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矣其在元公則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矣春秋以命數正名不嫌與諸侯卿大夫同書王上大夫以邑爵見王中大夫以氏爵見宋無畿内之邑不得食采而見爵故王上大夫雖以邑爵見而兼公則舉官宰周公是也宋有司馬司地則亦其上大夫而舉官者也王下大夫以

字氏見家父是也宋有孔父則亦其下大夫而字舉

者也王上士以名氏見如劉夏宋有仇牧亦上士也

王中士以名見如實宋有山亦中士也由是言之非

二王後得備官歟然王之上士以名氏見而宋牧得

稱大夫王之中士以名見而宋山亦得稱大夫蓋不

能備官而攝者或不與諸侯同春秋攝卿與大夫皆

同正書是以華元魚石仲幾皆得為卿而山得以大

夫稱也或者謂君前臣名孔父不得為字此禮之施

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弑君名者初不以為輕大夫字者初不以為重道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滕子來朝

滕侯國何以稱子時王貶之也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宗廟有不順亦絀以爵焉周道也滕侯必居一於此矣葉子曰王政不行於諸侯久矣何以能加於滕歟春秋之初小國猶有聽命焉者也故杞於桓以侯

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為三皆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進之也自文以後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者以為進退皆春秋夫爵王命也可春秋而專之乎以春秋為可專則諸侯之惡有大於此三國者何以不貶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葢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古者謂和為平謂平為成宋亂則何以言成取賂於華督而不能討也何以不言平言成則見其與亂和言平則疑有正其亂者焉葉子曰諸侯不專征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告諸朝請討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孔子之志也故蔡人殺陳佗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嫌與衛州吁齊無知同辭華督之罪固諸侯所得討也乃取賂而與之成夫伐罪之師不

求其必誅苟服則止矣結成而還可焉取成而還可焉行成而還可焉弑君之賊其可服罪而成乎春秋不目事會而目事者二稷之成宋亂也澶淵之宋災故也盟而目事者二盂之執宋公也薄之釋宋公也四者獨志於宋以為二王後雖天子客而不臣是以重之宋亂之成諸侯無與容於天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

此華督之賂也何以言郜大鼎郜之分器也古者親

同姓以寶玉郜文之昭也武王克商分其宗廟之器以賜兄弟之國謂之宗彝而郜在焉是天子所賜以守其國者也郜雖失之宋不可有之鼎雖在宋猶曰郜鼎云爾前未有言與之者此何以言取所以見其為成亂也鄭人以賂輸平於我而我從之故書鄭伯使宛來歸邴我責賂於宋以成其亂而宋與焉故書取郜大鼎于宋有所刺於後必有所見於前其曰取于宋宋非我所得取也宋不得取於郜則我固不得

取於宋矣

戊申納于太廟

太廟周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道也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不義而薦之周公其良矣是謂瀆其祖納者以力强致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亦與會也

九月入杞

不言主師内之微者也内之微者書人則不辭何以不言我不居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至者何告至於廟也禮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告于禰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葉子曰春秋書大事不書小事書變事不書常事國君歸而告于廟謂之致常事也何以書大也國君宗廟社稷之所

繫安有出境而不致其反者乎何以或書或不書有史失之而不得書者有君廢之而不得書者故自文而上六君見出者九十九致者十有八自宣而下六君見出者八十六致者六十九近詳而遠略則史失之也隱公不終於君故終其世皆不致則君廢之也春秋無所加損所大者惟君而已三傳或以為備禮則書不備禮則不書或以為殆其往而喜其歸齊桓之盟會安之則不致或以為會夷狄不致離會不致

惡事不致紛然皆不可通此則不知其說而妄意之也

三年春正月

正月何以不書王無王也桓弑君而奪之國不受命而自立以為有王則不至於是矣而王亦不加討焉王亦不自有其王也故不書王何以三年而後始不書元年二年未知其無王也十年十八年復有王存王也葉子曰古者諸侯喪畢見於天子賜之黻冕圭

辟然後歸以臨其民明其有所受也而桓至莊公始見王使榮叔來錫命是桓未嘗朝王而受命也元年二年隱之喪未畢則將朝而請命歟遂不朝歟未可知也故書王以俟之至於三年而不朝則不朝矣其意曰是何必朝焉爾然後見其無王故去王自三年始王天下之王也十數之終也踰十年無王則無王天下之王豈以桓為有無哉坤之上六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則十年之書王亦嫌於無王而存

之也十八年桓之終也桓雖無王王不可以不治使遂終不見王則桓得成其無王之惡而王亦廢其為王之實矣故十八年復書王所以治桓而申王此春秋正王法之道也

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相也胥命相命相命為侯伯也古者王畿之外設方伯皆以諸侯有功德者為之自侯伯而長九州謂之牧自上公而分二陜謂之伯必有天子之命焉故曰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天下無伯齊侯衛侯不受命於天子而擅相推是諸侯而自為命也何以不言相兩曰相胥有待也見齊衛之更相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齊衛之擅相命歟齊侯僖公也衛侯宣公也齊衛之初皆常為伯矣管仲曰名康公賜我大公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則大公之為二伯而周官所謂九命作伯者也康誥命康叔曰孟侯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康叔之為方伯而周官所謂八命作

牧者也桓王之時周德衰而諸侯莫適為主僖公宣公因欲舉其世職而更命以為侯伯故曰胥命九儀之命周之所以正邦國之位者也非入而受命於王則王以大夫為之錫命雖桓文之盛不敢竊以為辭葵邱之會束牲載書而稱五命蓋有宰周公臨之焉而況於侯伯乎齊小白之霸也王實使名伯廖命之晉重耳之霸也王實使尹氏王子虎命之而公羊穀梁乃以結言而退為美傳說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諸侯而得言命非春秋之義也

六月公會杞侯於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氏始三命也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翬逆也古者嫂叔不通問而況逆女乎翬桓公之弟惠公之子也葉子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也魯諸公十有二見逆女者四皆以違禮而失常也莊書公如

齊逆女不正公親逆也桓書公子翬逆女宣書公子遂逆女翬桓公之弟惠公之子遂宣公之弟文公之子不正其以叔逆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公之族叔祖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尊逆卑也古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稼女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主之以敵大夫可也逆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魯之亂有如慶

父仲遂之殺嫡者有如僑如之譖其君於霸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失之此春秋所以謹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讙魯地也父而自送女非禮也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兄弟庶母不出闕門所以遠嫌也何以不稱夫人以齊侯為之辭也葉子曰文公逆女于齊在國不言女已成禮也於文公則既成婦矣故書逆婦姜於齊姜宜稱女者也齊侯送女於讙入國不言夫

人未成禮也於齊侯猶女矣故書齊侯送姜氏於讙

姜氏宜稱夫人者也是謂名正而言順

夫人姜氏至自齊

何以不言翬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公自受之於齊侯

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有年五穀熟也五穀熟為有年大熟為大有年葉子

曰古之辨年之上下者曰豐年曰中年曰無年有年

者中年也大有年者豐年也歲非五穀皆不熟無非
有年者何獨於桓書有年於宣書大有年歟桓宣皆
弒君者也桓書大水書螽書雨雪書無冰則有年非
桓之所得致也宣書螽書大旱書大水書蝝生書饑
則大有年非宣公之所得致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武王之詩也天降喪亂滅我立
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厲王之詩也年之有無豈非
以其君歟然天之愛人至矣非其惡有至厲王未有

因其君而奪之年者則有年其常也無年其非常也故曰自古有年匪今斯今振古如兹以其常而不能常也故有年大有年各因其人而一見法焉然卒常也則不必書故終春秋不以再見非外此則無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冬田之名也正月其節矣何以書非其地也天子諸侯四時皆有田以習武事因獻禽以奉祭祀春教振旅以辨鼓鐸遂以蒐田而祭社夏教茇舍以辨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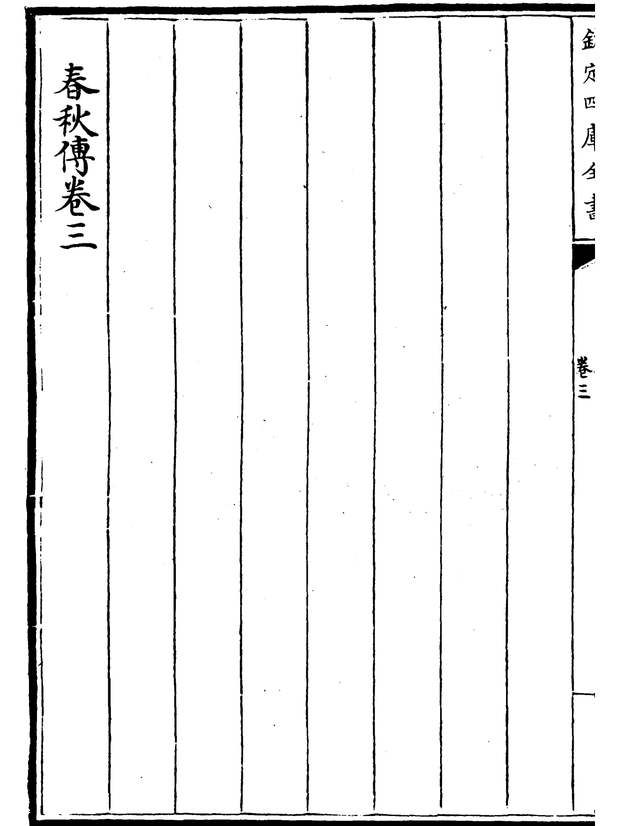
名遂以苗田而享礿秋教治兵以辨旗物遂以獮田而祀祊冬教大閱以總軍實遂以狩田而享烝振旅茇舍治兵大閱習武之名也蒐苗獮狩田之名也志以武者書以武志以田者書以田非其時則書非其地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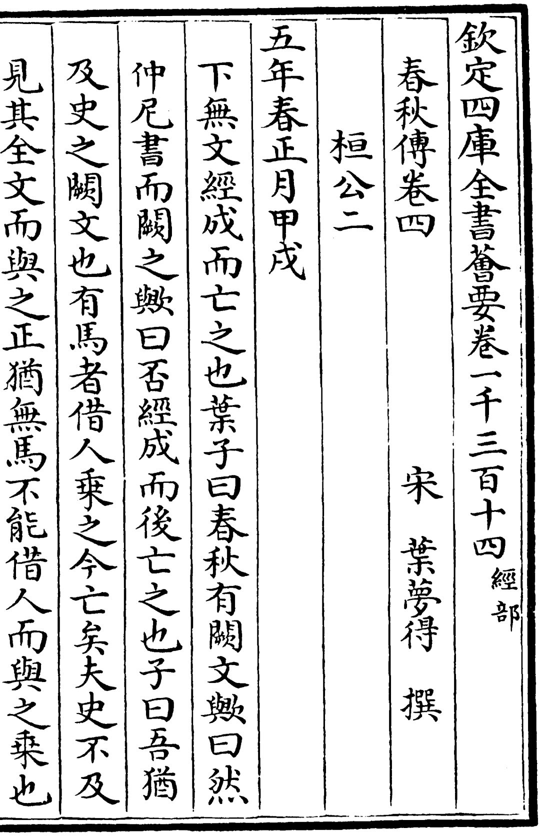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王之上大夫也宰大宰也糾名也王之上大夫以邑爵見而不名為大宰則書官此何以名桓

負弑君之罪而不能討不朝王而反聘之王失正也大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聘非其所聘而不能正使非其所使而不能辭糾失職也然則何以不貶王王不可以遽貶也貶糾所以貶王也葉子曰是歲與七年皆闕二時不書秋冬史之闕文歟春秋闕之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春秋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以見時所以奉天也桓無王王者天所王也無王亦

無天矣是何足與語四時之序者哉而此二時者下無事上有事是以因其可闕而闕之四年承宰渠伯糾來聘見上無天子而渠伯來聘也七年承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見下無諸侯而穀鄧來朝也上無天子而不能誅下無諸侯而不能討故因其無事不書首月以見時者為其不足與奉天而絕之天也


春秋傳卷三



春秋傳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二

五年春正月甲戌

下無文經成而亡之也葉子曰春秋有闕文歟曰然仲尼書而闕之歟曰否經成而後亡之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不及見其全文而與之正猶無馬不能借人而與之乘也

是以君子慎乎闕疑乃春秋則非史也將别嫌疑以為萬世法則何取於多聞哉可及者及之不可及者則去之而已所以為春秋者不在是也故春秋無闕文而先儒之説乃以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納北燕伯於陽謂之公子陽生曰我知之而不革夫如是則春秋何以定天下善惡而示勸沮歟吾是以知凡春秋之闕文非仲尼之闕疑皆經成而後亡之者也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朝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譏也外此則無譏乎過我也齊侯將襲紀與鄭假朝以濟其謀紀人知之不及行諸侯相朝固非矣而又譏焉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王之下大夫也子之云者非大夫也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正以其子代父受人之子而輕其大夫

也桓不足聘名宰渠伯糾已一見貶矣再不足貶也貶其使仍叔之子而已葉子曰春秋之善善也一善不再襃因其可襃而襃之而吾所與者自見矣其惡惡也一貶不再貶亦因其可貶而貶之而吾所奪者自顯矣葢所以為襃貶者著吾所與奪而已何必致意而屢見哉是以不以其人每加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

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何以伐鄭鄭不朝也初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公忌父周鄭交惡而不來朝至桓王立而鄭伯復如周王不禮焉遂畀虢公政鄭伯復以齊人來朝猶修方伯之職也既而取其鄔劉蔿邘之田遂復不朝於是八年矣鄭在男服三歲一見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再不朝則遽伐焉不問罪而王又親之以王

為失政矣何以不曰天王伐鄭而舉從者以為之辭不以鄭伯敵天王也鄭伯何以無貶辭古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焉諸侯而至於王親征固無與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罪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三國何以皆稱人諸侯無軍以卿帥其教衞之民以贊元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氏故以人見周禮也

鄭於是射王中肩而敗王師何以不書敗不可言也

葉子曰天王敗績於茅戎書敗鄭伯大敗王卒不書敗戎外裔也鄭中國也外域王靈所不及敗何恥焉中國而敗王則所以為王者亡矣不可以鄭而亡王是以不可見敗也

大雩

雩旱祭也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上公有常雩有旱雩建巳而雩常雩也常雩未旱不書非建巳

而雩旱雩也旱雩已旱書以時書者皆志秋冬以月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以時者其災長志以月者其災短故春夏不雩冬雩失時也何以不書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旱而得雨則書雩旱而不得雨則書旱大雩天子之雩也凡天子之祭皆曰大饗曰大饗旅曰大旅大雩必有盛樂焉魯何以得雩周公之賜也葉子曰三傳言雩各不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郊禘烝嘗有常則有時旱無常則無時龍見

而雩建巳之雩以過而書則旱不得雩乎穀梁以雩月為正秋雩為非正志月者七月八月九月也志秋者包三月也月為正而秋安得不正乎知雩為旱祭惟公羊為近經也

螽

記災也凡螽與雩同書以時書者皆志秋以月書者皆志八月九月十月害稼也書以時者其災長書以月者其災短以其十二月書者失蟄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寰内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貳君也外此則無貳君乎過我也為天子之公而外交於諸侯以為無君則可矣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之中士也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正其得外

交故不書朝與祭伯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三傳皆以是為簡州公之辭夫州公既冬過我則來矣何至春而始書乎或曰州公以冬過我以春來朝若是則當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衞異事而複重不可以蒙上文如劉夏石尚以上士三命書名氏王人以下士一命畧名氏則中士再命書名而不氏固其所也諸侯再命之大夫如無駭挾以卒見柔以伐見溺以會見吳札秦術楚椒以聘見鄭宛莒慶以其事見春秋之

通例也何獨至於王士而疑之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閲

大閲者何冬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冬事而夏興之不時也且畏鄭云何以不書田其所志者習武事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罪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以為國人則皆得討之矣佗陳賊也蔡人何以亦得殺春秋之義也惡加於君親者天下之所共絶不必國人

而後行之也故蔡殺陳佗得書楚殺夏徵舒得書踰年之君稱爵佗立踰年矣何以不稱爵不成其為君也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之君也而成之為君不成其為君然後佗可得與其殺成其為君然後商人可得正其殺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之名也嫡長也禮世子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三月夫人以見於阼階而君親名之以

告於太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非世子皆降一等見於外寢而名以有司所以正嫡也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以重嫡也不曰世子未誓於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内邑也古者以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有田事則焚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二月建丑之月也

火未出而出曰焚咸丘火失其禁而遂以害其邑也
其失火歟其焚萊歟災先言所而後言所災天火也
見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火也有焚之
者也葉子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
為火來者拜之以為相弔之道焉咸丘焚固春秋之
所重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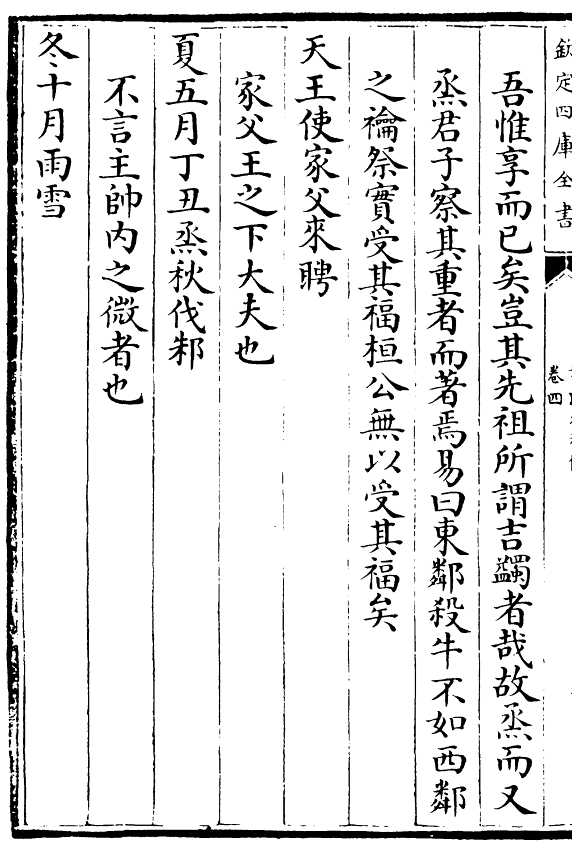
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

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者也古者謂是為寄公或曰寓公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為其所寓君服齊衰三月何以名内有君也何以再書來朝殊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夏之冬冬祭也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建子烝節矣何以書為桓公也桓棄父之命簒兄之位葢無辭以見宗廟既取郜鼎納太廟矣

復以五月烝踰冬而廢祠八月嘗先秋而廢禴是豈以祭祀為嚴哉其意若曰吾釋其薄而用其厚祖考其說乎君子是以為誣雖祭而時猶不敬焉曰求豐而已矣葉子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人之詩也周之先祖所以事其先公先王者雖亦以是四名不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者乎祭莫厚於烝嘗莫薄於祠禴先王因其時而並脩之未之有擇也豈必其厚者以為孝哉而桓公之祭見烝而廢祠見嘗而廢禴曰



吾惟享而已矣豈其先祖所謂吉蠲者哉故烝而又烝君子察其重者而著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桓公無以受其福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王之下大夫也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不言主帥内之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祭公寰内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祭公則何以來朝于我天子使我主紀婚祭公逆王后過我而朝也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固非矣内諸侯不外交祭公來朝於我亦非也故祭伯書來實書來祭公書來逆王后則何以言遂祭公受命往逆后過我朝而後往亦非也故以繼事之辭書焉遂繼

事也齊伐楚侵蔡而後伐可侵蔡所以伐楚也祭公逆后朝我而後逆不可朝我非以逆后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稱王后矣何以復曰季姜父母之辭也王者無外命之斯成后矣故逆曰王后未廟見父母未敢成之為后雖貴以配天子猶曰吾季姜云爾故歸仍稱季姜京師衆大之辭也京大也師衆也不敢斥天子之名曰是天下莫衆且大焉者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何以使世子來朝攝也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朝天子之節也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則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也會兩相期也晉納揵菑而中已曰弗克

納弗彼可得而我不欲之辭也宣公葬敬嬴而雨曰

不克葬不我欲之而彼不得之辭也衛與我期外我

而不至我為恥矣故書弗遇若我不欲見然殺恥也

沙隨之會晉以僑如愬拒公而不見非我所恥矣故

書不見公正彼之不見不恥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內言戰敗之辭也何以不曰及齊侯衛侯鄭伯戰于

郎外為志也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然命魯者實齊也齊於是不能正又為之出兵而衛亦佐焉二國之罪有大於鄭者故不以鄭主兵而變其文曰來來聘來盟來歸來奔可矣未有戰而可來者是以君子之惡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何以稱人大夫貶而人者也大夫則何以貶正大夫之始盟也大夫交政於中國自是其强矣故於

始焉一貶之葉子曰惡曹之盟三傳皆不著其事而先儒有為貶大夫之始盟者吾何以信其言哉前乎此有以諸侯而盟者矣未有大夫而盟者也後乎此有以大夫而盟者矣未有人而盟者也人而盟惟此與鹿上兩見爾鹿上執宋公而貶諸侯者也春秋謹名惟稱人為多義各主其事以别之微者稱人與衆稱人貶諸侯及大夫稱人此其大法也微者之盟不志既不得目微者以為衆則不可貶諸侯則無事非

大夫而誰歟大夫之同盟衆矣其皆稱人者惟清丘一見左氏以為貶晉原轂宋華椒衛孔達然則惡曹清丘其罪同春秋固正其法而一施之者也是以雞澤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君命之也溴梁書大夫盟君在而大夫自為盟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矣則大夫之盟始於此宜於是焉而正之也故曰大夫之盟始惡曹大夫之會始北杏大夫之同盟始清丘皆貶而稱人是春秋之旨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拘而討罪曰執以伯討者稱君不以伯討者稱人以行人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非行人也鄭忽立宋莊公欲私其出突執仲使廢忽而立突不得為伯討也故以人執為人臣而專廢置君祭仲何以不貶言突歸於鄭則仲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仲嘗入為王卿士歟古者諸侯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之命官初不別内外惟賢而有功徳者則為之故諸侯而入為王卿士者鄭武公父子為司徒是也諸侯大夫入為卿士雖不著於經而可以類見鄭武公以伯為司徒其適周則復國而

卒固當仍書鄭伯乃大夫則有加命矣是不得不與王大夫同書字也

突歸于鄭

歸易辭也突鄭莊公之庶子自宋入而取國挈乎祭仲而易也不繫鄭不與其得鄭也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以道而有難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難辭也

鄭忽出奔衛

諸侯失國曰出奔大夫失位曰出奔諸侯有國而國人所尊者也大夫有位而國人所禮者也諸侯不能有其國棄其宗廟社稷而至於出不見尊於國人去之不以道而至於奔其亦不足以君矣故雖有伯逐之者未必皆其罪而與大夫之辭一施之所以重君也此鄭伯也何以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不周乎喪也何以名别二君也葉子曰諸侯

在喪之稱吾既言之矣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未葬皆不以爵見内稱子其子般子野卒外稱子宋襄公以宋子會于葵丘陳懷公以陳子會于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内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未踰年而有

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則稱爵以見貶齊頃公以齊侯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以鄭伯伐許邾隱公以邾子盟于拔是也未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子以見貶鄭忽出奔衛是也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爵以見貶曹羈出奔陳莒展輿出奔吳是也聘伐盟會雖有貳事猶云可也故如其意書爵以著其實而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盡其愛於其父母者也去而之他彼受於其父者且不

得有何有於哭泣之哀祭祀之思乎故子而不能子則奪其子君而不能君則奪其爵春秋之義也至於名則凡出奔者皆書焉蓋迫逐者必有與之爭國者也内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則無以為辨故國滅而奔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黄溫子奔衛是也奔雖有君不自居而攝亦不名衛侯出奔楚是也皆内無君者也然則名固所以别二君也而先儒乃謂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之殆見其文而不知其

說也夫失地說以出奔著其罪矣而且名焉是一罪而再貶非春秋之法記禮者之失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吾大夫之再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也叔字也蔡侯何以得字賢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叔之為賢歟凡諸侯兄弟尊之則稱公子故大夫三命以氏見公子之尊視大夫亦三命而後氏也親之則稱兄弟故或奔亡而責以恩或盟聘而譏以私則稱兄弟也

其不以公子兄弟見者惟許叔紀季蔡季與此而四爾四人之事雖不盡見於傳以紀季許叔之事推之則非賢無以得字也蔡季為國逆而國人嘉之雖未嘗為君然雍容進退於封人之際如何休所言是亦賢也蔡叔以類考其必有取於春秋者歟諸侯大夫會盟非其君命未嘗不見貶湨梁書大夫盟是也其不見貶者皆受之於君也此為封人之會方是時封人無以君其國雖蔡季且避其害而出奔而蔡叔乃

能將君命以會諸侯自是訖獻舞敗于荆諸侯無加兵於蔡者十六年意者蔡叔之為政或有以為之圖而傳失之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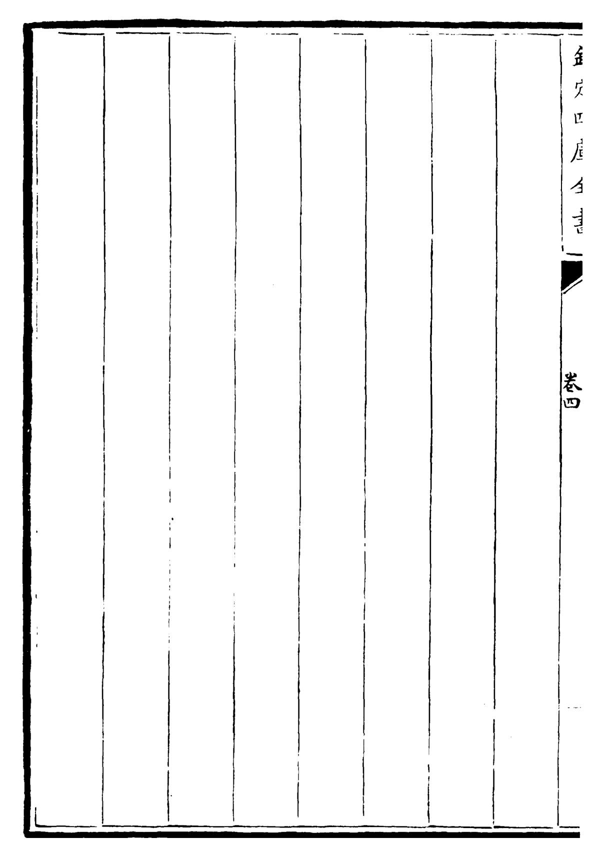
燕南燕也人微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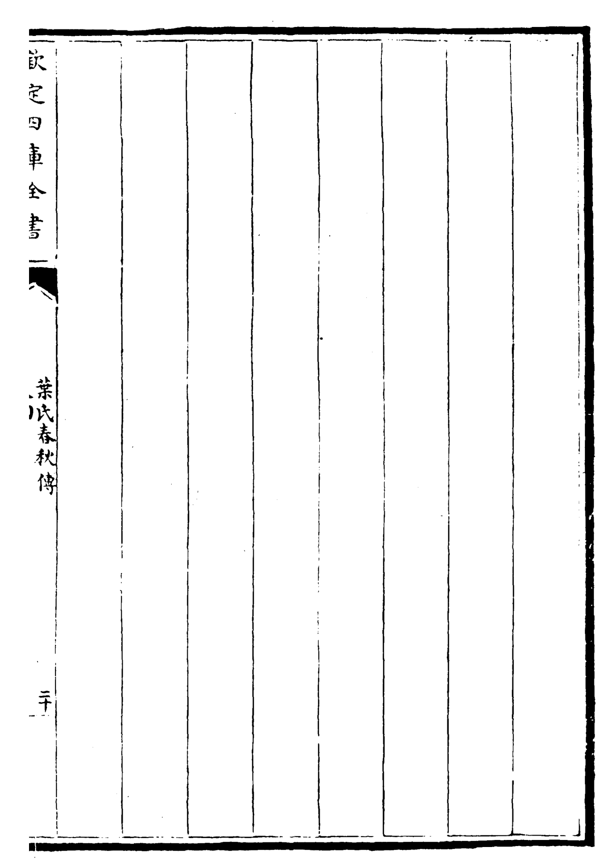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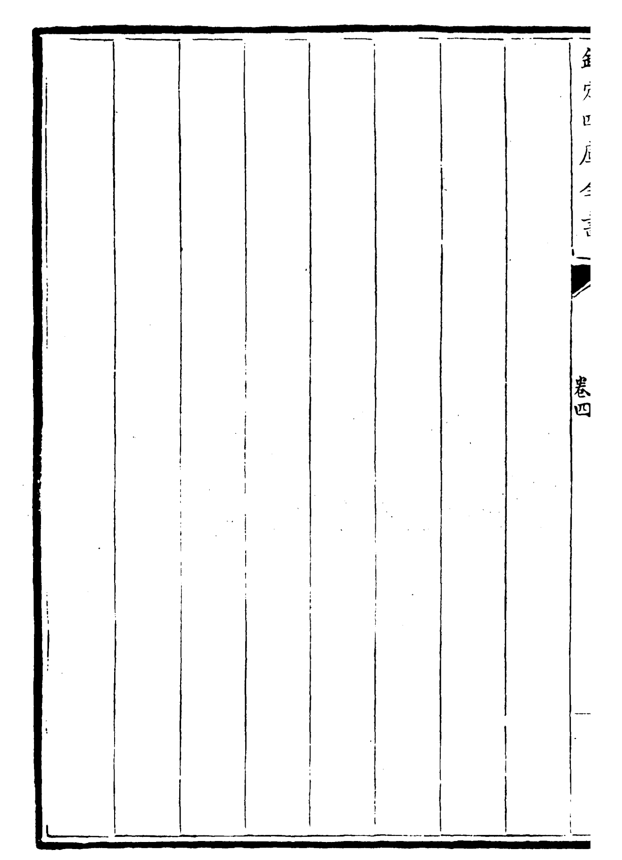
宋公于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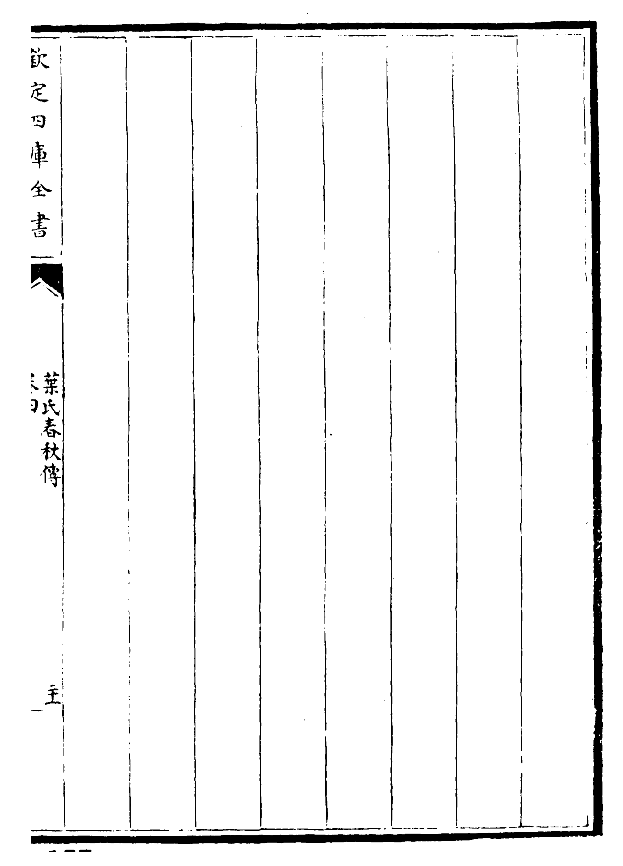
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闞于穀丘夫鍾郕地闞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于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虛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於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薄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宋得其情而虛龜之會遂辭平公無望於宋矣則反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

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亟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宋而伐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歟孔子傳之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桓之大常不可以求全矣闕









葉氏春秋傳

記異也不書曰蒙上文水以孟冬始冰仲冬壯季冬

盛二之日鑿冰沖沖壯也凡書以時者志春書以月者志正月二月春包三月也時不志冬始冰則或未冰也春不志三月以解凍則不冰也

夏五

不書月闕也經成而後亡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藉田之所藏也古者奉天地宗廟天子親耕千畝諸侯百畝以供粢盛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之大

祭祀則廩人供焉御廩災書重神事也凡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乙亥嘗

不書月蒙上文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何以言以己不能敵而假人以為用也伐者討罪之辭也伐不服必至於戰戰伐自諸侯出固罪矣況

假人乎諸侯有不協上請於天子則有天子之師下請於方伯則有方伯之師正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也四國何以皆稱人微者也時齊侯卒矣而未葬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也宋公何以稱人貶也殘人之宗廟以大宫之椽為盧門之椽君子以為與吴入郢者何擇故吴子與國宋公稱人其罪一也葉子曰魯有齊怨而以楚師先書公子遂乞師於楚而魯之

師無見焉已不能敵人也蔡有楚怨而以吳子後書吳入郢而蔡之入無聞焉假人以為用也此春秋之義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取不足於人也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與之以君存之稱所以别于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雖失位而不可絶歸則復矣大夫出奔言歸大夫不世官者也去位則絶矣故諸侯無歸大夫無復歸諸侯而言歸者與其復而奪之也衛侯鄭歸于衛是也大夫而

言復歸者有挾而復不正其歸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葉子曰世子君在之稱也春秋有君薨而稱世子者三鄭世子忽正其為世也衛世子蒯聵辯其當世也蔡世子有與其能世也天下莫大於名分事在名則正名以定其實事不在名則假名以正其實春秋之義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男之弟也叔字也許叔何以得字賢之也鄭

莊公入許奉許叔居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鄭亂許叔乘之以復其國幽之盟許男遂見焉許君失之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為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國而未君也蔡侯衛侯陳侯吳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焉其復之道為難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累數旅見也滕薛以兩國旅見累數之則貶矣邾牟葛以三國旅見且桓公非所朝也累數不足見貶故皆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突之奔蔡欲殺祭仲而不果及是祭仲之援絶矣其歸之道為難也諸侯雖入其封内而未得國則不名未正其為君也衛侯入於夷儀是也突何以名疾

之也非諸侯之所納非國人之所逆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也此伐忽以納突也突入櫟而未得鄭諸侯會而納焉會而伐不言地此何以地疑也忽正而突不正故諸侯以為疑先會於袲而後伐之非會伐也疑而相與謀也卒弗克納而還則亦不果於納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復以納突也宋前以突背已會齊蔡衛侯四國之師以伐之雖殘其宗廟而不以為過不五月突奔而忽歸乃復合衛陳蔡三國之君而納突此宋公馮之所為也馮前黨於衛州吁而伐鄭今復黨於突而逐忽三國亦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莫惡於弒而馮與黨莫悖於弒而馮與納此亦不待貶絶而罪自見也葉子曰鄭忽自是不復見矣忽弒與子亹子儀之弒終

於突復立皆不見於經而出其東門國風獨著之或者以為春秋有所絶而不書非也春秋據魯史鄭亂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魯史所無有則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左氏閒見經所無之事者非魯史也葢參取他國之史而傳之學者不悟因謂春秋有所擇焉而妄為之說者左氏誤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侯之弟也季字也蔡季何以得字賢之也蔡封人卒蔡人召季於陳陳人歸之蔡人嘉之君子以是為賢也凡外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葉子曰吾何以

知蔡季之為賢歟春秋大夫言自而歸者二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公子言自而歸者二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是也然其先必見奔故華元書出奔孫林父書出奔黄書出奔比書出奔惟蔡季見歸不見奔夫奔之為言惡也皆非以道去其國者魯公子友書季子來歸而不見奔魯公子之奔未有不書於策者也葢以非其罪有不得已而出故君子特變其文曰季

予來歸志魯人之喜也蔡季處於封人獻舞之閒亦難乎其免矣公子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蔡人名之進退必有類於魯友歟何休以季為封人之弟封人無子而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避之陳返而奔其喪思慕三年無怨心其言畧與左氏合雖無所經見而有近乎春秋也

癸巳葬蔡桓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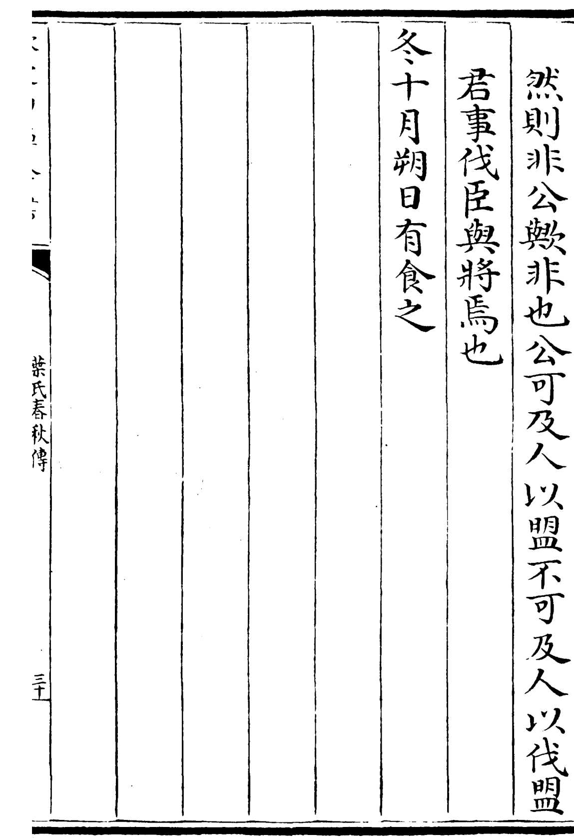
桓侯何以不稱公罪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疾其

君不以主人之辭稱焉君子以為不臣也葉子曰五等諸侯臣子皆得稱公吾固言之矣古者大夫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君而後君誄之諸侯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王而後王誄之周道也王誄而賜之謚則各以其爵而臣子必加之於所稱以示其尊焉主人之辭也然春秋之世有君失其君而不得稱者齊商人弒舍公子元不順其正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此周之末造也桓侯封人也有季之賢而不能立乃

以與獻舞或者蔡人以是罪之歟乃衛人不君宣公而刺之以籧篨戚施鄭人不君昭公而刺之以狡童君子不以為甚而載之國風以國人刺之風其上則可以臣子貶之奪其君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懲不恪也古之人蓋有知其說者而不能盡或者乃反以為與其正是未知諸侯得稱公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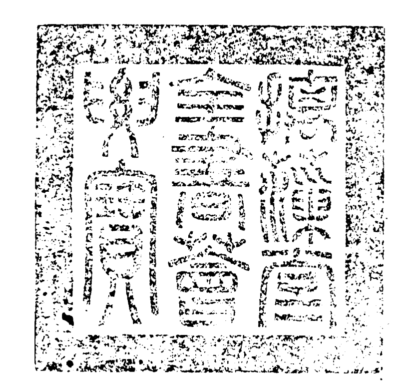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不言主帥内之微者也猶曰及江人黄人伐陳爾


然則非公歟非也公可及人以盟不可及人以伐盟君事伐臣與將焉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春秋傳卷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